



通往桥之桥

——评儿童报告文学作品《中国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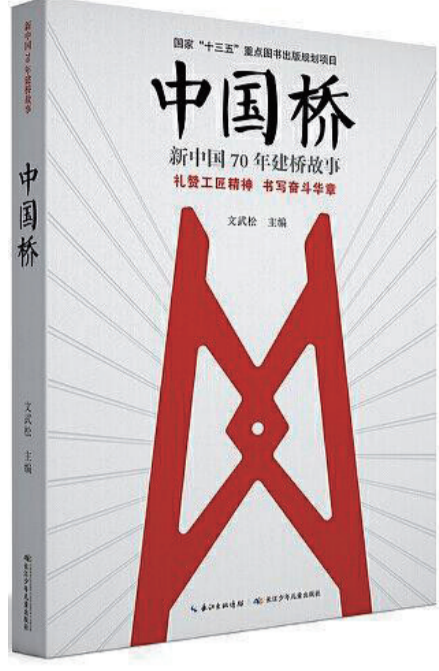
□张志敏

桥能够跨越山水,铺就通途,在人类文明的史书中占据着重要一页,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自古以来,桥便入诗人画。早在《诗经》中就有“造舟为梁,不显其光”的吟咏,其后更有文人骚客通过各式的桥咏物寄思,如明月夜下的二十四桥、驿外的断桥、流水穿过的小桥、夕阳下的康桥等等。可见,桥与人们的生活乃至情感都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现代桥梁技术诞生并飞速发展以来,大地上“条条巨龙卧波,道道彩练横空”,多少不可能的时空都已成为可能。桥是人类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朋友,因此,对它我们有必要多了解几分。

近期,湖北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由文武松主编的儿童报告文学作品《中国桥》。这本书绘制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桥梁事业波澜壮阔的发展长图,讲述了重大桥梁建设工程背后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平凡故事。与此同时,本书传播了桥梁建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弘扬了大国工匠的科学精神。细读此书后,心中有个念头一直萦绕:《中国桥》不仅仅是写桥,它也是在架桥,它连通了桥梁科学与报告文学,也给青少年读者驾起一座通往建筑科学的桥。

科学与文学艺术相融合产生的作品称为科学文艺,比如科学诗、科学小品、科学绘画、科幻文学、科学家传记、科学考察记以及科技报告文学等,科学文艺作品的突出特色是“科学与艺术的联姻”。此类作品兼有科学的理性与艺术的感性,将二者有机融合,去表现真善美。《中国桥》用报告文学形式书写与桥梁建筑相关的科学内容,是一部比较典型的科技报告文学。作为一部面向青少年的原创作品,《中国桥》的出现,无疑为我国科技报告文学的发展添了很有力道的一笔。

思想性是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魂之所系,也是科学文艺作品的首要衡量标准。就《中国桥》而言,它讲述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代建桥人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展现了我国桥梁事业从一穷二白发展到领跑、并跑,最后领跑全世界的拼搏历程。这部作品中闪耀着如金子般的奋斗精神、拼搏精神、合作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 and 自信精神,正是青少年



读者宝贵的精神食粮,对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本书还塑造了我国桥梁科学家和技术工人严谨求真、勇攀科学高峰的群体形象,有助于激发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和科学职业信念,对于培育祖国的科学后备人才具有积极意义。

科学性是科学文艺作品的关键衡量标准,是其根本之所依。如果科学内容写作不能做到准确、客观、不失真,就会适得其反,成了不负责任的科学传播。《中国桥》里面有不少术语,还引用了大量数据,这些内容的科学性如何保证呢?透过《中国桥》创作团队就可以窥见一斑。这本书的创作者大多是长期和桥梁打交道的,有专家优势。主编文武松是响当当的桥梁专家,编委会成员中也有被称为“建桥国家队”中铁大桥局的桥

梁工作者。作者团队中有一线的建桥人,有桥梁专家的后人,有长期从事桥梁建设报道的专业记者等。因此,专业人士定方向和把关,专业机构提供文献支撑,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这本书的科学性。

大众读物能不能吸引读者,关键还要看能否讲好故事,抓住读者的心,这考验的是作品的文学水准。《中国桥》的创作团队清楚地知道本书的读者群是好奇心旺盛的青少年们,书籍选择了报告文学这种集故事性、新闻性和评论性于一体的文学形式,用60个或温情、或诙谐、或惊险的小故事,撑起了33座大桥的大故事,以小见大。作者讲故事很有艺术,普遍在题目上就下足功夫,如“迈开大步过长江”“71天建成18座桥”“这个不算啥”等,多数开篇出彩、善设悬念,如“1953年9月,虽已入秋,武汉依然闷热……机械科科长钱学新正满头是汗——当然不是热的,是急出来的”,再如“2015年1月的一天,陈卫军接到从南宁家里打来的电话,大老哥们儿一个,竟然拿着手机躲到一个角落去说话了。可是施工平台上真没有什么角落能完全避开人们的眼眸”,这样的开篇一下子就吸引人读下去。如“大桥爸爸”“女儿心中最厉害的桥梁工程师”等故事感人至深,平凡中见伟大,虽然讲故事的人视角不同、身份各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大桥有感情。心中有情,笔下流出的故事自然也有情。

与一般报告文学相比,科技报告文学多了科技要素,因此,对通俗易懂性,也就是可读性、接受性要求更高。《中国桥》里面有不少与桥梁建筑相关的科学知识,涉及土木、水文、物理、化学等等,诸如梁桥、拱桥、索桥、沉井、桥塔、栈桥等词语反复出现。但是,总体上却都看得懂,想得通,读不厌。这还要归功于科学性与故事性、通俗性之间找到了很好的平衡。作者一般不会生硬地告诉读者某个知识,而是将其编织在故事里,多借人物之口还原出来,往往会增加几分理趣、意趣,更有亲和力,易于被接受。

《中国桥》称得上是一部集思想性、科学性、文学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作品。如果想了解新中国的桥,不妨就踏上这座“中国桥”。

短评

超越单一童年表达的复合审美

评唐池子《满川银雪》

□李学斌

在“新生代”儿童文学写作阵营里,唐池子是一个有着强烈“文学自觉”的作家。早在2012年的《花湾传奇》中,她就通过女孩呀呀和一条家蛇之间的故事开始了对童年精神原乡的寻觅、守望与建构。因为在她看来,童年的幸福必然与清风流水、草长莺飞密不可分,必然和乡风民俗、故土亲情水乳交融。在这样的文学自觉里,亲近自然、承续传统、珍爱亲情,守望纯真就成为童年表达的核心命题、童年书写的审美路径。

从内容结构看,《满川银雪》突破了惯常的单一童年叙事,而呈现出“儿童生活”与“成人世界”双维嵌套叙事形式。作品通过6岁女孩木丹的所见、所闻、所为,见证了金谷湾“童家大院”几十年的家族变迁,呈现了以童大鸿、兰姨、书舅舅等为代表的民间花鼓戏艺人的跌宕人生。与此同时,小说也经由木丹的所感、所思、所悟清晰勾勒出女孩从懵懂到自觉的心灵成长轨迹,揭示出童年与成年、儿童与社会、现实与传统之间的密切关联。基于此,作品既是社会风情小说,也是儿童成长故事,其宽阔的生活视野、丰赡的意蕴空间赋予作品清雅而丰富、简约又不失厚重的艺术风格。相较作者此前精心营构的“花湾系列”,这部“不拘一格”的小说,或可视为唐池子跃上儿童小说创作新台阶的作品。

此外,“复调”的内容结构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作者以往儿童小说相对纯粹的“童年书写”不同,《满川银雪》以女童视角呈现了“童家大院”几十年来兴衰成败,并折射出湖湘文化背景下当代农村的社会变迁。祖父、兰姨等民间艺人,对花鼓戏无论是困境中的执着坚守、义无反顾,还是社会变革中的锐意探索、一往情深,无不体现了民间艺术家在社会巨变、命运悲欢中的文化传承与人性坚守。这样的艺术表达尽管是个体和家族层面的,但却体现着湖湘文化社会变迁中以花鼓戏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家们整体的人格精神和艺术风貌。

现代湖湘文化形态不是概念符号,而是以生活习性、思维特质、语言结构、艺术元素等形式弥散进人民日常生活中,流淌在传统文化血脉里,氤氲在民间艺术的范式之中。形态里,声腔中,花鼓戏无疑是湖湘民间文化的典型,是当地各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对花鼓戏的传承和发展,不仅有助于更好地弘扬湖湘传统文化,而且也是表达家国情怀、凝聚世道人心、缔造和谐家园的艺术路径。

故事中金谷湾的“童春堂”花鼓戏无疑就是湖湘民间文化的流脉之一,而祖父、兰姨、书舅舅等则是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践行者和推动者。他们数十年在风雨变幻、命运浮沉中“不畏强权,坚守正义”的人格操守和为花鼓戏艺术服务民间、造福群众而前赴后继、孜孜以求的献身精神,体现的正是湖湘文化中那种淳朴厚重、自强不息的人格魅力。小说作者借助女孩木丹视角,描绘了以花鼓戏为代表的湖湘民间文化数十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艺术风貌和精神传承,讴歌了社会变迁中文化人格的崇高与良善。

《满川银雪》是一部借“童年之眼”透视世态人情、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它不仅以儿童“自然之子”的无邪、纯粹映现了社会变迁中的命运沉浮、人性善恶,而且还通过童年的生命寻根、精神蜕变体现了家庭、亲情、社会、文化之于童年成长的价值,以及儿童对于家族精神延续、社会文化传承的反哺意义,让小说在童年成长的内容构架下显示出超越单一童年表达的复合审美效应。

童心世界



生命的摆渡人 宋悦童(11岁)作

儿童文学评论

·第479期·

水心园

关注

一晃40年就过去了。

《儿童文学选刊》创刊于1981年,我从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可以算是同一个时代。很多感慨,不知从何说起,我和《儿童文学选刊》相处的时间太长,我几乎是跟着《选刊》的足迹走到现在的。

长久以来,《选刊》都是我的标杆。我一直认为,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那个时候,很多儿童文学杂志纷纷出笼,遍地开花,如果你处于那个时代,可以挑最喜欢的杂志去投稿,虽然发表相对难(其实是写稿的人特别多),但秩序井然,知道自己从哪儿开始,往哪儿努力。每发表一篇作品,成就感就增加一分,虽然也常有退稿,但是没那么沮丧,反正也不是奔着成名或者稿费去写作的,一篇作品的稿费或许能买一双布鞋,这些都无关紧要。作品一旦发表,优秀奖好坏,自有人评判。好像那时候大家都很有判断力,这一点很重要,那些被认为好的作品对年轻作者很有示范效应,自己的作品是发表在哪个杂志上的,就默认为写到了某种水准。大家只要朝着好作品、好杂志去努力,就能真实地、踏实地前行。《儿童文学选刊》无疑是很多作者的标杆。

那个时代,就是爱上杂志的时代。我全年订阅,很多年从不间断。当然,光订阅是不够的,我还因为《选刊》而倍感有奔头,我要好好写,争取我的作品能发表在《选刊》上,所以,那时生活的目标很具体也很简单。

《选刊》创刊号是1981年初,仅过了一年,我的愿望就实现了。我的第一篇童话《大海,梦着一个童话》发表于1982年4月,那时我25岁。一个年轻的作者写了不到两年,就能在《选刊》发表,这是很大的激励,我暗暗想:“好,我知道了,从此我就写童话了,一直写。”

可能与地域有关,我的很多作品都发表在上海,《小朋友》《娃娃画报》《少年文艺》,还有《儿童时代》《看图说话》《童话报》等杂志。可以说,我写作儿童文学有两个摇篮,一个是浙江少儿社,我在那里做编辑和写作,另一个就是上海的各种杂志,尤其是《选刊》。不能不说我的人生是与《选刊》紧密相连的,就像是一种天意和缘分。很感谢那个时代就有了《选刊》,并且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学标杆。

《选刊》更是发表和刊载儿童文学作品的窗口和园地,它用有限的版面承载无限的内容,对文字非常“挑剔”,为读者和作者打开了一扇风景优美的文学之窗。《选刊》引领、扶持写作者,也为写作者提供了争鸣的园地。

写作很多时候是孤独和寂寞的,有时候甚至感到苦恼和疲惫的,但是在《选刊》编辑的感召下,我总能感觉到写作的快乐、激情和灵感的喷发。在周晓老师担任主编的1990年,周基亭提议:“我们一起来写一篇同题文章吧,题目就叫《神秘的眼睛》,写好之后我们争取一起发表。”我欣然叫好。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我、周晓、周基亭和朱效文似乎都写了文章。我写的《神秘的眼睛》在《童话报》发表后,《选刊》热情地给予关注,随即于1991年3月号转载。我记忆深刻的是当时内心的激情,这种同题写作让作家之间加深了友谊,也在交流中获得了启迪和智慧,而《选刊》当时的热情关注令我十分难忘。

还有一次,我和周锐两个人被邀请用同一个角色来写作,写一头非同寻常的鹿。我们说好,写之前不允许讨论,写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最后,周锐写的是《鹿梦》(发表在《少年文艺》江苏),我写的是《白鹿》(发表在《少年文艺》),《选刊》也予以关注并于1993年5月号选用。这篇文章本身写得好不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类似于这样的激发对于作家成长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作品本身。在带来这种成长的激励的过程中,《选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窗口和园地越来越成为写作者的家园,大家连结起来,成为真正的文友,氛围空前的热烈,一派欣欣向荣。大家似乎忘记了写作还会有稿费这类事,而更沉浸在你写我也写的类似于游戏竞赛的快乐之中。所以,《选刊》是活跃的、奋发的、友好的、茁壮成长的。

我梳理过自己的写作经历,早期我的写作,是为实现文学梦想而努力,换言之,我写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写给编辑和评论家来阅读的,比如《孤独的小螃蟹》《蓝鲸的眼睛》《狼蝙蝠》等,目的就是让他们来评论,否定、肯定或者惊讶,如果得到了肯定,我就有满足感。90年代后,我开始想着要写儿童喜爱的作品,我的这种转变是有意义的,我也确实往这个方向努力了,《阿笨猫》就是这个时期的尝试。到了新世纪,我又有了新的变化,想为自己写作,写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至于读者是否认可、评论家是否看见,都交给时间去检验,我只要求自己不滥写,对文字负责,不去博眼球,不求扩大影响甚至去炒作,《月光下的肚肚狼》正是这样的一种尝试。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有一些曾经熬夜写的作品被淹没了,但我很庆幸地发现,这本默默无闻、从未获得过任何奖项,也没开过任何发布会的童话,在出版之后,依然被不少读者肯定。也许是读者的厚爱,也许是自身努力获得的回报,因为这童话的命运,我感悟到回归写作本质的重要性。我忽然觉得,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一份刊物,在经历了热闹的开始之后,在经历爬坡之时,不也一直都在回归文学的宁静和纯真吗?多少年来,《选刊》默默地陪伴着作者、读者,在喧闹的大都市中,在变革的时代中,犹如一个安静的孩子,一点点长大,不匆忙,不喧嚣,慢慢成为一个飞扬但不张扬、成熟但不世故、书卷但不迟顿的少年,坚定、纯真地开拓着前行的方向。

40年,对于一个作者或者读者来说,已走过了人生的青春,而对于《儿童文学选刊》,正是风华正茂。对于新的写作者,《选刊》依然可以做他们人生的指引和前行的方向。对于努力蜕变的老作者,也依然是不变的指引和前行的方向。我忽然发现,《儿童文学选刊》以文学的面貌,和许多人形成了美好的默契。坚定、纯真是这份纯文学杂志刻在我心上的岁月印记。

《儿童文学选刊》是我的标杆



《儿童文学选刊》1981年1月刊刊号

读诗	上半月刊	国际诗坛	哈斯勒诗选
视点	八月中旬沙斗山瞭望哨...【美】加里·斯奈德	散文诗	姚辉 陈劲松 蓝格于 拾雨 孙善文
新时代	山水的现代观看技术... 秦三谢	当代诗	本期聚焦 陶武先诗选 陶武先
方阵	磁器口... 熊焱	发现	走廊... 何青峻
每月诗星	词语精确的可能性... 熊焱	锐评	自足自证的生命含混状态与修辞诚意(正方) 辛泊平
诗学广场	抗疫诗歌选	双子座	趋向化的难题与过犹不及的重负(反方) 张立群
	如果一首诗是一次驰援... 沈苇	送行	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 康承佳
	泪痕与勒痕... 张执浩	银河	萱草还没有开花... 阿华
	雪... 李建军	词的沉默... 哑石	去天水... 刘汀
	致敬... 叶玉琳	有限的遗憾... 康宇辰	重卡车之夜... 折子
	分秒皆在救人,断长发... 马飞	鸟道... 曾鸣	雪地上... 离离
	信任... 丁小梅	母性的哲学... 青蓝格格	港湾... 梁甜甜
	从明天起... 阮玲	合唱... 尚宁	植物的问题... 宗小白
	立春八章... 邓醒群	金星台水库... 王馨梓	中药志... 蒋楠
	土门关谣曲... 阿余	惊蛰... 许诺	让万物独立... 雷平阳
	繁花... 余斌	茶座	
	沈阳树... 余斌		
	雪莱的手稿... 秦立彦		
	岳麓山下... 苏历铭		
	素贴山札记... 何三坡		
	尧鼓... 唐陆		
	石磨... 唐陆		
	中空地... 唐陆		
	最后的夜晚... 刘春		
	追寻有精神来路的人生写作... 刘波		
	从“天鹅”到“野鸭”:当代诗中的鸟类母题... 李海鹏		

《广州文艺》2020年第4期目录

都市小说双年展

有限者(组诗) 啞石

最好的月光(组诗) 吴昊

过街天桥(组诗) 李长瑜

主编推荐

干戈弄 但及

南北小说

狸猫 黄海兮

请你去林场吃野鱼 光盘

老黑 杨天天

共情时代 汪泉

无边 杨健平

散文天下

主持人语 习习

实力榜 | 陈小虎

行驶在九十年代的广汕公路

大地上的舞者

做女画家的难度 坚妮

新诗眼

当代经典

当代散文的经典化难题

吴义勤 陈培浩

散文经典化困境与文体再认识 林渊渡

跨文体阅读

达利之思与小说叙事 徐肖楠

广州元素

广州 blues 朱夏妮

广州三题 黄国钦

封二

诺奖作家绘 陈雨

封三

悦读 | 未来文学的一种写法 李德南